

多一个身份 多一份责任

“菜鸟”教练刘炜这三个月



刘炜

带头隔离

昨天是上海久事男篮春节后第一次全员训练,俱乐部也特意邀请媒体到三甲港新基地观摩,训练前刘炜特意招呼全队一起拍了张大合影,以纪念这来之不易的时刻。“3月底,我们的三名外援才完成隔离,之前球队又放了两天假,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全队合练。”刘炜笑呵呵地说。

大鲨鱼从2月5日重新集结后,就在新基地开始隔离。“按照当时的防疫要求,春节期间没有离开上海的,只需要隔离一周就可以恢复训练了,离开过上海的要隔离两周,所以我们是分两批恢复训练的。”刘炜春节期间没有离开过上海,所以在基地里隔离了一周,“一周不能出房间,除了一日三餐,其他时间也就是听听音乐看看书,那几天我看了不少篮球和管理方面的书。”

自我隔离了一周,但是根据球队要求,第二周也不能离开基地,所以那两个星期刘炜一直住在基地里,这也是他去年8月宣布退役以来,第一次离开家人这么长时间。“一直待在房间里确实很无聊,不过安全第一,这样的处理措施也是很必要的。”刘炜透露,直到2月20日他才回了一趟家。

继续充电

2019年8月30日,刘炜宣布退役,一转眼,已经7个月过去了。之前的身份是领队,他说自己主要的任务是协助主帅搞好球队,“如果主教练是司令的话,那我就是政委,要抓好球队思想和作风建设,带来更多正能量。”

在刘炜之前的计划中,这两年将是学习“充电”阶段。之前觉得退役了当教练是挺自然的事,后来走上管理岗位也觉得还行,教练、管理等方面都要学,至于未来会走哪条路,他一直认为要顺其自然。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,今年1月中旬,恩师李秋平因为球队战绩不佳而下课,刘炜成为大鲨鱼教练组组长,现实推着他必须尽快适应新的角色——如果说领队是辅助主帅的,那么教练组组长就成了球队第一负责人,从配角变成了主角,责任和挑战都更大了。

但刘炜并没有感到压力比以前更多。一方面,他觉得自己干的还是和篮球有关的工作,“还是在自己的专业知识范畴内,所以感觉还是可以的。”另一方面,他看重团队的重要性,“我们是一个团队,以团队合作为主,马诺斯是执行主教练,他回希腊这段时间也留下了训练计划,我和章导、陆导、郑导一起讨论着执行,大家合作起来也不错。”

昨天训练前后,刘炜都和教练组有交流,但是训练期间他一直作壁上观,认真观察仔细总结,就像他说的那样,“无论是管理还是训练,都是学无止境的,我现在还是充电阶段。”

希望反弹

本赛季,大鲨鱼换了新东家,赛季前的投入也很大,但是战绩却不尽如人意。刘炜希望联赛重启后,球队成绩上能有一个反弹,“其实球队上下包括球迷们肯定也都希望,重新开赛后对我们是一次转机,毕竟我们的伤病情况已经缓解了,排名也肯定要往前争。”

确实,之前虽然球队阵容看上去不错,但是赛季前队长张兆旭意外受伤一场未打,大将李根的伤也一直反复,大鲨鱼以残阵应付了30轮比赛,成绩不佳也情有可原。如今,疫情拖累了联赛,但也给了不少球员康复的时间,张兆旭、李根、张春军等人,都已经痊愈,大鲨鱼终于不用再再以残阵出征了。从昨天的训练看,几名伤员的状态都不错,这是好事,当然让刘炜担心的是,由于不知道联赛何时能重启,队员们的思想状态也是时紧时松,“怎样调整好全队的思想状态,也是一门学问。”

“CBA一直在延期,我们的训练计划也一直在改变,这都是以往没有经历过的情況。”刘炜也期望着联赛重启的那一天,“不管什么时候比赛,不管什么样的赛制,我们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,每场球都全力以赴去拼对手,不管输赢都要拼到最后一秒。”

本报记者 李元春

文体人物

当了3个月的教练组组长,居然只率队打过两场正式比赛,刘炜可能算是CBA的独一份了。说起来也是无奈,自从今年1月出任上海久事男篮教练组组长以来,先是赶上春节假期,春节后CBA又因疫情一直没能重启,这位“菜鸟”教练只能过起了练而不打的日子。

“以前是领队,现在是领队兼教练,多了一个身份,也多了一份责任。”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炜坦言,自己其实并未感觉到明显的角色转换,“我们是一个团队,球队的工作教练组一起完成,就是现在我也是听马诺斯教练的。在执教上,我还是个小学生,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”

上海久事男篮春节后第一次全员合影

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



新赛季能否留在中超

天津天海陷迷局

台前幕后

新赛季中超尚未开打,有一支球队的命运却格外“跌宕起伏”,那就是风雨飘摇中的天津天海。从年初传出准入资格问题,到股权转让受阻,天海到底还能不能留在中超,似乎成为了一桩“悬案”。

李玮锋公开“逼宫”

因为投资方权健集团的资金问题,天津天海俱乐部一直备受质疑。但上个赛季好歹保级成功,谁都不会愿意轻易放弃中超这个壳。4月2日晚间,教练组组长李玮锋带领所有队员对外公布了一封按满手印的公开信,为留在中超做最后一搏。

这封信为“誓死依法捍卫踢中超的权利”的公开信,主旨就是希望足协可以按照规定,依法公开公正地处理天海准入问题,并附上了球队的签名与手印。除了还在单独养伤的孙可以及在国家队集训的杨旭是代签外,包

括主教练李玮锋在内,40多人集体按手印表达了决心。

“留在中超的比赛资格,是球员在球场上、公平的规则下,用血汗拼搏得来的。在俱乐部准入审核过程中,我们要求中国足协以对其他俱乐部一样的公平公正的标准对待。球员会誓死捍卫在球场上拼尽全力取得的中超比赛资格,同时我们也做好了即使过穷日子苦日子,也要像战士一样完成这个中超赛季的思想准备!”这封公开信充满了悲壮,“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,即使俱乐部股权转让没有通过,我们也将自筹资金打完本赛季的中超联赛。”

足协仍举棋不定

在这封公开信发布的前一天,中国足协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听证会,由各方代表组成的“评审组”就天津天海俱乐部股权转让一事进行投票表决。尽管最终结果并没有公布,但传递出的信息对天海并不乐观。

根据《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转让规定》的相关内容,关于天海的问题,存在着两

大非常明显的疑问:一是天海股权转让材料提交的时限,早在今年1月10日就截止,拖到现在并不合规;二是作为天海俱乐部股权意向受让方的万通控股,过去两年并非连续两年盈利,资质也不合格。

也就是说,如果严格按照规则,天海早已不具备继续留在中超的条件,足协其实已经是在“法外开恩”,给天海留了一条生路。随后,天海方面又回函给足协,启动有关申请准入资格的“B计划”——如果新投资人万通控股受让俱乐部股权的转让不能被批准,天海俱乐部将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,保证在2020赛季中超联赛完整参赛的全部费用,万通方面则是以“赞助形式”加入。

昨天,天海通过官方微博表示,目前俱乐部准入条件已“万事俱备”,只待万通方面将承诺的2.5亿元赞助款打到账上。这一表态,也将皮球踢到了万通一方。但眼下的情况,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类似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矛盾:万通的想法是,只要能够通过准入就愿意投钱,但对于中国足协来说,考察准



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队徽

入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看俱乐部主体的账面资金。也就是说,万通需要先打钱给天海才能谈准入。

从目前来看,足协、万通与天海之间的三方博弈,恐怕还难以结束,而这场闹剧如果不能落幕,新赛季整个中国职业足球的序列就无法完全确定。中超中甲到底由哪些球队来踢?这个问号仍然无法被拉直。

本报记者 关尹